

(清)李延是撰

南吳舊話錄

瓜荒庵藏叩情堂故叢物



版
社

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

南吳舊話錄

(清) 李延昰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封面題字 葉露園

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

南吳舊話錄

〔清〕李延是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經售處：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9

1985 年 9 月第 1 版 198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1—3,000

統一書號：10186·603 定價：2.05 元

《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序

我感覺到發現好書，也和發掘地下文物一樣。發掘古物，須有考古家用科學方法有步驟地、精細的探測。尋訪好書，也必須有精於版本目錄學、熟於學術常識和社會背景的明眼人，才能搜輯到。因為「胸有成竹」，才能挑選出好竹；如果胸無成竹，茫無所知，就是有好書擺在前面，也會「如入寶山，空手而回」。我二十多歲開始，簪筆傭書，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追隨於傳藏園（增湘）老人和徐森玉、鄭振鐸以及趙萬里諸先生之後，游於藝苑之林。從圖書館和私人藏書家及書店中，遇見難得而珍貴的書籍，就作為教材，向他們請教。他們總是熱心誠懇，「耳提面命」，隨時教導於我。我就把他們所說的話記下來，久而久之，對於書籍的好壞、版本時代的先後，也略知一二。可惜的是，我家本寒素，為了奔走衣食、養老哺幼，不得不省吃儉用。偶而獲得一點稿費，得以絡續購到一些零星的書籍。至於善本書籍、佳槧名鈔，我自然是買不起的，只能拾些人棄我取、零篇斷縑的東西。好比買瓜，人家得到的都是些甘瓜珍品，我不過是檢些瓜蒂而已。所以我起的書齋之名，以前由工資和稿費所入買書，叫「傭書堂」，後來干脆就叫「瓜蒂庵」，名副其實而已。

我素來喜歡研究明清史和兩漢史乘，尤其嗜好明清時代的野史筆記，和漢魏以

來金石磚瓦碑刻。因之我搜輯的資料，就從這方面着手。解放以前，我已經搜輯了多種，因為奔走南北，謀求衣食，多半失去。解放以來承黨和政府培養教育，得以專心致力於教學和科研工作，工資和稿費所入，都拿來購碑帖書物，積累漸多。十年浩劫時期，幸未損毀。到了「四凶」剪除，撥亂反正，建設「四化」，承黨的關懷，派我到大江南北採訪書籍，作為科研參考的資料，所見的較多了，其中也發現了人們所不注意的所謂「斷爛朝報」，我就收了進來，因之「盈架累屋、儼然成聚」了。偶與知友呂貞白、包敬第同志談及寒齋所藏野史稗乘以及詩文集等書，亦頗有同好之感。乃就笥中所藏，選出十種，定為《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承上海古籍出版社允為影印，公諸同好，並請加以批評。倘荷不棄，仍將嗣出續刊，使先哲遺澤，不致湮沒於世云。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日，安陽謝國楨藏於北京團結湖畔之瓜蒂庵

《南吳舊話錄》跋

謝國楨

一九五八年二月，余將由津門返京，偶游天祥市場書肆，見有舊鈔本《南湖舊話錄》及明刻都穆《使西日記》。《使西日記》有黃丕烈印，以索價過昂，乃購得是書。是書毛裝未剪裁本，為海豐吳式芬據商邱宋氏舊藏抄本移錄，分為上、下卷而增補前後共四十四則。後有鉛印本，即據此本以付印者也。原書題曰《南湖舊話錄》。嘉興鴛湖，一名南湖，而此則專記松江。上海鄉賢遺事，故應名為南吳也。題趙郡西園老人人口授，孫尚絅補撰，七世孫漢徵引釋。西園老人為李延昰，據《松江府志》云：「延昰字辰山，上海人，初名彥貞，字我生。師事同郡舉人徐孚遠，為其高第弟子，嘗從孚遠入浙閩，後隱於醫，居平湖佑聖院中為道士。其卒也，以書籍二千五百卷贈秀水朱彝尊。彝尊為志其墓，叙次詳盡。著有《放鵬亭集》。《南吳舊話錄》。」余昔年游平湖，觀書於葛氏傳樸堂，見有《放鵬亭集》舊鈔本。日寇南侵，平湖被兵，其書不知流落何所矣。

是書仿《世說新語》體，雜記有明一代淞南名人、遺聞軼事。當夫明季野史稗說仿《世說》體者，若李紹文《皇明世說新語》、王暉《今世說》，率多摭拾陳言韻語，近於標榜之風。此書雜記瑣聞遺事，猶可見明季淞南社會風俗，而於明末抗節之士，尤為致意，可以見其堅貞之風。其七世孫漢徵，引證羣書作為注釋，極為詳核。刻本分

別孝友、儉素、恬退等類。此則不分類別，隨手札記，讀之可以引人入勝，較局於一隅分類者為善。如記松江之產布，上繳政府，統治者勒索無厭，致引起地方布解之苦。同此以產布之故，松江富室張秉素以漂染起家者，即當時之染坊也。江南大族，依托豪門，造作家譜，以勢凌人。霸占民產，欺詐小民。當時無耻文人若袁鉉輩專以造廢譜為業，此可見明清時代江南之陋習，經久而不能改者。

至記李待問之抗守松江，壯烈犧牲，余曾藏有待問手寫《湖上送春》七律一首，詩字俱佳。范濂著《雲間據目抄》記松江社會風俗，丑詆豪門縉紳，為當時權貴厭憎之。是書記濂字叔子，憤嫉薄俗，棄博士弟子籍，服山人服入佘山，隱居以終，均可作淞南之掌故。讀是書，亦可見著者纂述之旨矣。

目次

卷上		一
卷下		一三五
吳記		二七五
謝跋		二七六



南湖舊話錄

趙郡西



口授



孫



七世孫漢徵引釋



○劉銑坐法論死長繫北京刑部獄其弟鈍賂主者願代繫
俾兄一見母妻即兼程入京主者受賂既厚又憐其意遂
許之銑歸給其家曰受讞者恩得還鄉里而弟不幸客死
竟不復至京師鈍無所怨若久之赦歸銑聞逸去鈍生二
子皆仕有名

鈍生二子玉璵璵舉人建寧太守玉子究汀州通判究
子兆元舉人懷慶推官湧幢小品

○柳御史惇以行人選監察御史初服鷹譜妻沙氏戲之云

今日須辨蟲豸御史笑曰更當細識蟲沙太夫人聞之以為嘲謔不嫻家訓秋御史而遣其妾後歷官四川左布政以內艱歸朝夕哭靈前撫受杖處悲號出戶外竟以哀毀卒

柳惲字文粹華亭人成化丙戌進士

松江府志

周穆王西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猿為鶴小人為蟲為沙

抱朴子

按豸字孫愐池爾切讀如治爾雅釋蟲曰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郭忠恕周伯琦皆謂俗誤以蟲豸之豸為獬廌說文謂豸獸長脊行豸豸然欲有所伺殺形則似不得指為蟲類愚謂不必太泥蟲屬亦有豸豸然欲有

所伺殺者使與蟲連讀則讀如治與獬連讀則如在庶
乎其義可通今所書薦繡薦譜乃單用多字殊覺不妥
後見李氏刊誤云薦字經史並從廿不單書薦則了然
可證矣 漢徵識

○吳郎中昊所得俸金輒分贍族屬嘗曰凡樹木同本矣而
一枯一瘁見者必指根莖致澤之不均況人為有情之物
乃同屬祖宗後裔而獨擅贏餘得無有指者在旁耶

吳昊字時享華亭人舉成化戊子科己丑聯捷循例歸
省壬辰授刑部主事片言摘伏人服其能遷員外郎勘
貴州獄歸奏對稱旨進郎中庚子復乞歸省遂就養焉
會瑞獄作昊受命奔走勞瘁成疾以卒年三十六分省

人物考

○高學正博改武岡學正江行風逆覆溺相繼嘆曰死生固命也然老母在堂詎可身試波濤之險即停行辭任終養不復出

高氏自有宋遷鼎乃聚族從之散處吳越有存善者始從松江之上海徙而占籍華亭存善生珙珙生平是曰梅軒處士梅軒生頤元公博登咸化癸卯賢書仕為州學正祀鄉賢祠

墓志唐文恪撰

○陸文定出西郊報謁適其伯兄負蟹至公下輿屏立道旁問將何之兄指簾曰持此為父佐酒耳公命從者代攜兄笑曰吾布衣也攜蟹固當乃疾走去及公抵家贈公方與

兄快飲庖人別進他膳贈公命徹去謂文定曰此時紫蟹正肥黃柑初熟汝兄田家風味亦自可樂無煩另着鹽醬文定唯唯相與談說耕釣事漏下兄仍踏月去

陸文定公一日與賓朋宴坐忽報兄至急起延之門外相對寒燠不數語輒起去文定不能留也送門外拱立良久去遠方敢進坐客訝曰長公嚴重乃爾公曰固也憶昔少貧吾兄荷鋤藝宅傍地命我及中丞弟舁糞俟之良久不至吾二人舉一杓淋漓狼籍兄大怒杖之曰盡如若輩何以償租且書能枵腹讀耶此田則久歸吾吾今欲受兄教如少年時不可復得矣

西山日記

○張季牧貧無立錫而父母未葬乃誓不婚娶授徒餬口積

館資二十餘年足辦工役臘月下
有若初秋及封樽而雨復如故衆
聲云張謙命合餓死以葬親情切
十餘且衣食不缺老終鄉里鄰人
爭來訊問季牧謝曰雖足脛可無
言之適足彰其不孝

張謙字季牧上海高昌里人祖
坎墦季牧上短下長形如癰鶴
時藝臨死且囑曰使汝藝工而
工易於愧己貴賤命也當思我
屋竭力葬親世稱其孝

鄉評錄

三司副使陳泊卒後附語婢子云當為貴神生不葬父母令作賤鬼足脛皆生長毛孔氏談苑

○倭逼青村鄉塾師周文德奉母走匿中途遇倭倭將刃其母文德延頸願以身代倭笑曰留老婆子喫飯何如借健後生馱包乃釋母而擄文德去在倭營三年無隙可脫總督胡梅林會剿始獲歸其母猶在也方福者金山衛哨長也習知其孝將以女妻之文德泣曰陶氏先君所聘遭亂不屈哭曰終不為周氏辱遂死波濤今又委禽他姓陶氏之言謂何朔望設位而哭聞者哀之

周淵字文德嘉靖時人

○顧硯山初出繼其叔父上川署正既而上川舉子從周上

川素多藏比沒而周安人操籥嚴甚硯山支持門戶更向
他人緩急開府曹公雅習硯山行部至縣密謂令劉曰顧
署正得階文林郎以硯山為所後贈封今舍人貧甚為人
後而僅提空名蕭條苦塊殊可念也令出趨告硯山將收
其紀綱問狀硯山避席對曰先君子固無餘貲況某以倫
序得為後不在橐中有無願明公謹秘之苟傷太安人心
使異日先君子得遇地下顧此時何以為顏令乃止開府
聞之曰顧舍人真賢者吾用常情待之悔失言矣

先生諱從義字汝和松之上海人也元末有友實公四
傳而廣南守英起家明經拜二千石子澄澄子二東川
公定芳官御醫次上川公世芳官署正其後御醫以伯

子崇禮貴贈光祿少卿實先生之自出而署正之得階
文林郎者則以先生為所後也 墓志陳澧海撰

顧英天順己卯舉人

○李元韜初出繼後其繼父晚舉五子凡喪葬婚娶皆出自
元韜人或謂其過厚元韜曰出繼雖曰倫序世情即因其
產業使繼後不復生育必曰所有固吾物也則今諸孤儉
薄又安得諉之曰非吾事耶人服其義

李昭祥字元韜嘉靖丁未進士南京工部郎中致仕

李自恆軒公娶東海張公女生子龍浦公塾雲浦公序

而雲浦生公龍浦乃撫公為嗣云 雲間志畧

○倭蹂躪海上高於理踉蹌隨父南坡入城猝與倭遇倭欲